

# 人文宝鸡

REN WEN BAO JI

宝鸡人说话言语粗犷奔放,特别是宝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方言,十分生动有趣。上期文化周刊《有趣的方言》刊登后,深受读者欢迎,许多读者致电本报称,宝鸡方言言简意赅,寓意深刻,比喻形象。本期我们再次分享西府人日常生活中那些生动形象的方言。



## 生动的宝鸡方言

### 称谓里的生活智慧

毛丽娜

宝鸡地区是周礼发祥之地,人们在称谓方面很在意礼数,宝鸡人对长辈用尊称,对晚辈用爱称。人和人之间的情谊,往往从一句温暖的称呼开始。

西府人把祖先叫“先人”,《西府民俗》里先人指祖先,专指已故的父亲。《诗经》有云:“我心忧忧,念昔先人。”方言里仍称父母或已经亡故的祖先为“先人”。当西府后辈干了错事,人们会说“羞先人”,意思是贬义的,就是让祖先蒙羞了。

“这家‘先后’五个处得好,跟亲姊妹一样。”每当听到这句话,常宝灵心里就感到很宽慰。常宝灵今年78岁,一生育有六个子女,五个儿子、一个女儿,五个儿媳妇相处十分融洽,在当地口碑很好。西府地区的妇女称妯娌为“先后”,也就是兄妻弟妻合称为“先后”,即嫂子与弟媳的关系。为啥叫“先后”?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,为两位女子先后嫁入一家之门,分别为兄妻、弟妻,所以称“先后”。其实,

“先后”是一个有历史的称呼,唐朝颜师古注《汉书》时有这么一句:“孟康曰:兄弟妻相谓先后。”颜师古云:“今关中俗呼先后。先后者,同辈而入门有先后也。”由此可知汉以前已有先后之称。“先后”这个称呼早已有之,西府人至今将其保留在日常用语中,可见其古雅。

书面语里的“连襟”,在西府人口中称“挑担”,也就是姐夫与妹夫间的称呼。有专家认为,过去宝鸡人以农耕生活为主,大部

分时间与土地、农具打交道。扁担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劳动工具,用来挑水、挑粮。挑担子的多为男子,姊妹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像扁担的两端,两姊妹就像是连接两端的担子。这样来看,把姐夫妹夫的关系称为“挑担”,十分形象。

“瓜呐呐婆,爱抽烟,被子着了一大摊……”这首民谣至今在西府农村流传,西府老一辈人把父母的姑姑叫“瓜婆”,也就是现在人叫的“姑奶奶”。“瓜婆”,指爷爷的姐姐或

者妹妹,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李彩萍说,她小时候跟着大人走亲戚,每次去“瓜婆”家,大人让她喊“瓜婆”,她都觉得很难叫出口,因为叫舅舅、妯子、舅爷、舅婆都觉得顺当,唯有喊“瓜婆”“瓜爷”不但觉得不顺耳,还感觉“瓜婆”又瓜又傻。其实,“瓜婆”即“姑婆”,只是后来人们将音念为“gua婆”。从西府方言的称谓里可以看出,宝鸡人对家庭宗族的看重,同时宝鸡方言还充满了生活的智慧。



### 动物们的“西府名字”

本报记者 麻雪

西府方言曾经是周代的“官话”,被称为“雅言”。同时,在千百年的使用、传承中,西府方言又

不乏老百姓的智慧创造,典型地表现为形象、生动。尤其是对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的称呼,更加妙趣横生。

以动物本身的叫声来称呼动物的比较常见,例如,把燕子称为“燕唧唧”、鸡称为“鸡咕咕”等等。麻雀被西府人叫作

“嘘嘘”,这是一种拟声字的写法,还有一种写法是“鹌鹑”。已故的宝鸡民俗方言研究学者王应玺在所著的《西府方言》中写到,西府人把麻雀就叫鹌鹑,读作“xū xū”。字典中可以查到“鹌”,念作“sù”,是指古书上说的一种鸟。西府方言把远离生活的鸟,投射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麻雀,是奇妙、有趣的,推测也是对神奇动物的一

种向往。

再来说说以动物体态、形态命名的。如把松鼠称为“毛ju溜”,毛茸茸的小松鼠在树上蹿来蹿去的样子,通过简单的三个字便表现了出来。诸如这种命名方式的还有把蛇叫作“长虫”,把乌鸦叫作“黑老鸱”,把癞蛤蟆称为“疥巴头”,也有人写作“疥蟆头”,这种称呼很容易让人想到满身疥子的癞蛤蟆。在西

府口语中,形容一个人长相不好,也常说“长得比疥蟆头还难看”。疥蟆头虽然丑,但是西府人对它却有另一种偏爱,在手工艺品上,它是“五毒”之一,身上的疥子还会被特意做成彩色的圆点,五毒的刺绣品也寓意着防病、保平安。

除此之外,还有把蜣螂叫作“屎爬牛”,让人很容易想到这种昆虫的生活习性;把啄木鸟



### 方言里的褒贬话

毛丽娜

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,宝鸡方言也有褒贬义之分。褒义的,含有肯定、认同与点赞,贬义的则予以调侃、揶揄与讥讽。

“你真是你妈的眼药水瓶。”

下班刚进门,三岁的女儿便扑到妈妈怀里说:“妈妈我想你了。”一旁婆婆说了句:“你真是你妈的眼药水瓶,会点眼药很。”西府人说“眼药水瓶”多指晚辈说话做事让长辈满意,感到幸福。一听到“眼药水瓶”这个乡音,让

人立马就能感受到眼药滴进眼里的那种舒服。

“这女子是个绵眯娃娃!”“绵眯”“绵”是“柔软、温柔、腼腆、温和”之意,多形容姑娘的温柔个性。“这女子‘绵眯’滴,一看就是个好娃娃,不像现在女子都歪滴。”今年88岁的张烈俊老人说,在他们那个年代“绵眯”的女子娃娃,才讨人喜欢。“让人”,西府人将别人调侃自己,自嘲为“让人”。前段时间李燕妮同学到一镇政府任职了,她祝贺

道:“恭喜老同学当领导了,啥时候给你祝贺。”同学答:“唉,你‘长短’对了,你这是‘让人’哩么!”“让人”在这里充满了情趣幽默,也有自谦的意思。“长短”这个词在这里有开玩笑的成分在内。“你看这两娃大碎咋开向?”“我看两个膀肩。”“膀肩”,西府人比较两种不同的人或事,感觉在伯仲之间时,经常说“膀肩”。膀子和肩膀本来是一样的。

“我孙女一天把我敬

短滴!”西府人说的“敬短”,指用语言提醒或批评,一般指晚辈批评长辈,年龄小的批评大的。一些老人疼爱孙子,对孩子很娇惯,当孩子得不到满足时,便会厉害爷爷奶奶,这时西府人就会说“你看,我娃把我敬短滴”。你“贵贱”别去了,那就是个陷阱。西府人表达绝对情形时,会说“贵贱”。贵贱,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无论任何情况下,绝对是,一定之意。比如:煎中药的时候,老人会提

醒一句“这药贵贱不敢用凉水煎”。整天说人“抓长敬短”。“抓长敬短”,指某人的状况。“你一天到晚,尽说别人抓长敬短,也不想一下你自己。”看你咋样子“轻泼”的。西府人将“故意撒娇、风情万种”叫“轻泼”,轻佻之意,有调侃意味。“看你咋样子轻泼的,一点都不稳重。”

看来,对西府人来说,孩子说的暖心话是“眼药水瓶”,女娃要“绵眯”,不要“轻泼”,不要在人背后“抓长敬短”。



### 宝鸡话里的豪迈性情

本报记者 于虹

宝鸡人口中的方言,生动还原了生活的场景。比如,聒噪叫吱哇(zī wū),蹲着叫圪蹴(gē jiū),坏了叫日沓(rì tā),破败叫倒灶(dào zào),快速叫三捶两梆子(sān chuí liǎng bāng zi)。

“你吃了(lia)么?”

“刚美美啞(dié)了两老碗干面。”

这是宝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语,实在的

西府人见面先问你吃了没,吃饭被视作一件要紧事儿,最值得关心和询问,即使是丰衣足食的今天也不例外。豪迈的性格说吃字会觉得缺少点劲道,得用“啞”字才能体现那种吃到酣畅的状态。民俗专家李福蔚说,“啞”在字典中解释为大笑、啃咬的样子。“啞”由一个“口”和“至”组成,从字面就能看出它要表达吃到极致的意

思,“啞”字的场景感很强,小姑娘吃饭细嚼慢咽,用不上“啞”字。应该是身体强壮、食量较大的男子或壮汉,在干完繁重的体力活后,端一大老碗干面,圪蹴在墙根或树下,挑一筷子裤带扯面,哧溜哧溜地吸进嘴,伴着汗水和吸食声,才能展现出“啞”的最佳姿态。

大碗、宽面、蹲着、吸溜……这种吃的姿态

正是对西府人性格最好的诠释,豪放而畅快。李福蔚认为,自古秦人就在宝鸡进行以农耕为主的生活,耕种、收获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劳动,美美“啞”饭正是对体力的补充,千百年来,“啞”已转化成一种性格。

除过圪蹴着啞干面,西府人还喜欢泡壶浓茶,在太阳底下“谝闲传”(piàn xián chuán)。

“谝”字指随便闲聊,话题可以天南海北、无拘无束,透露出一份闲散、舒坦的情怀。

走开叫趔远(liè yuàn),修理叫捻弄(niǎn long),举平叫擱端(zhòu duān)……细细品味,这些动作是有脾气的,吃饭要大碗吃,看不惯就要收拾,聊天想啥说啥,从“啞”“谝”等动词上生动地表现出西府人豪迈的习性。



漫画 陈亮